

■散文

风过三角城

□张新元

风，从乌鞘岭吹来，吹过龙首山，吹过河西走廊的“峰腰”，一遍遍拂过那座沉默了三千年的土城。天高地厚，云雾横在天地间，或流或留，时光在山梁上刻写褶皱与符号。天色暗下，炉火正旺，石头从坚硬幻化为温柔液态，工匠浇铸出第一炉青铜汁水……那已是三千年前的事。

黄河以西，跨过乌鞘岭，车出古浪峡，便入河西走廊。南面祁连负雪，北面广袤旷野，农田包裹黄土村落，一路向西，就到了河西走廊“峰腰”、祁连山“金钥匙”——金昌。

开春了，三角城村民走向田野，揣摩在这片沃土播种什么。东风从乌鞘岭吹来，河西走廊睡眼睁开，龙首山北麓那座被风日夜摩挲的土城再次被唤醒。这里是金川区双湾镇。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再次踏上三角城乡村公路。桃花、杏花、梨花在仲春蠢蠢欲动。放眼望去，三角城遗址坦荡卧在麦地中，黄土城郭被荒草勾勒，不规则田埂上芨芨草与骆驼刺诉说着西周至春秋沙井文化遗存的故事——它或许就是中国西北旷野最古老

的城郭之一。

没有青砖黛瓦，没有雕梁画栋，荒凉得悲壮。疏疏黄土，夯筑痕迹隐隐可见。残垣不高，在戈壁与田畴间划出一道迥异于麦地的边界。站在遗址前，目光所及是苍茫大地，耳畔回响岁月深处的马蹄、陶埙与牧歌。它孤傲兀立，证明这里曾是月氏人重要聚落。

马蹄哒哒，马鞭炸响。三千年前，月氏先民在此筑城。以土为障，聚族而居，凿窖藏粮，制陶铸铜，在游牧与定居间踏出河西早期文明步履。城垣之内有炊烟袅袅、市集往来；城垣之外有牛羊遍野、羌笛悠扬。散落的红陶碎片、青铜小件、卜骨与贝币，都是时光留下的信笺，写着先民智慧与坚韧。

遥想三千年前，龙首山南麓水草丰美，金川河故道水声潺潺。西周晚期至战国，丰饶河西走廊孕育了村落相连的人家。月氏先民逐草而居却居有定所，三角城是河西走廊已知最早城址之一，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遥相辉映。1924年秋天，瑞典学者安特森怀揣考古梦，冒着沙尘冷雨，从民勤寻迹至此。他徒手挖掘夯土，发现4座房

址、14个窖穴，房址有灶坑与火墙，窖穴藏有粮食遗迹。

《史记》《汉书》称西北游牧民族“逐草而居”“居无定所”，安特森发掘打破了“北方民族纯游牧”认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形成农牧复合经济，制陶、冶金、纺织作坊齐备，在旷野建起稳定家园。”那些深埋山丘和土墙的文物已被“请”进博物馆，珍贵者入藏甘肃省博物馆。金川区博物馆就建在三角城遗址旁、三角城村麦田中，堪称国内最“低调”的乡下博物馆。

走进这座乡下博物馆，镇馆之宝龙纹铜镜惊艳得让人眩晕。铜镜1979年出土于三角城遗址，直径5厘米、厚0.2厘米，镜背铸三条首尾相接的对称龙纹，为草原青铜文化代表作。馆员介绍，这可能是部落首领佩戴的礼仪用器，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实证。

战国晚期，匈奴崛起，击败月氏。三角城炊烟渐息，月氏人分两路迁徙，一部分西迁建立大月氏，一部分南退为小月氏。此后风沙侵蚀、河水改道，三角城只留残垣断壁，那枚铜镜掩埋于黄土之下，一点点吸天地日月精华，染上莹莹绿锈。

时过境迁，三角城静卧在田畴与戈壁之间，留下月氏人在西北大地最深印记。风声掠过残墙，荠麦青青，诉说三千年岁月沧桑。此去经年，河西走廊刀光剑影，民族融合，巴丹吉林与腾格里细沙曾几度逼近，金川河水曾几度漫过故道蜿蜒向北。三角城守在两漠之间、山水之畔，以最朴素姿态见证边塞迁徙、融合与守望。风带走尘埃，雨从东面带来中原消息。三角城不事张扬，以一杯黄土筑起河西走廊先秦文明的高度与厚度，保留着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温度。

旷野依旧，城垣犹存。残垣在阳光下泛着暖黄，与远处田垄、近处村落相映成画。没有喧嚣，只有宁静；没有繁华，只有厚重。每一粒土都藏着故事，每一道痕都刻着历史。三角城是旷野坐标，也是文明根脉。

风过三角城，依旧在吹。它从三千年前吹来，带着月氏人的马蹄声、陶埙声，浇铸铜汁的滋滋声，拂过残墙，穿过芨芨，又向两漠深处吹去。风不说话，却把三千年河西轻轻讲给每一个前来倾听的人。

■散文

在这片戈壁

□马鸣箫

的一棵，“你看这棵，根都鼓出地面了，拱得地砖都裂了。三十多年了，根早就长到一块去了，分不开了。”

我蹲下来看那些裸露的根系，灰褐色，粗粝，彼此缠绕交错，确实分不清哪条根属于哪棵树。它们共享同一片土壤，汲取同一方水源，头顶上的枝叶各自舒展，根底下却紧紧握在一起。

金昌的春天来得迟，三月还在刮风，沙子打脸。但一过四月，柳树抽芽，整座城从灰扑扑的土色里醒过来。到了六七月，金昌最好看——这些种了大片薰衣草和马鞭草，紫莹莹地铺开去，外地人看了不信：戈壁滩上能养出这样的花？怎么不能呢。日照长，温差大，只要有水，什么都长得得好。市区的马鞭草开着，风从祁连山那边过来，暖融融的，把花香送进城。

金昌这座城，因镍矿而兴，因马鞭草而被更多人看见。但真正让我记住它的，不是镍，不是花，是这里的人。他们从天南海北而来，带着各自的饮食、口音和信仰，却在同一片戈壁边缘扎下了根，像那些柳树一样，彼此挨着，共饮一方水，同承一方风。

花会败，但树还在。树在，明年花还会开。

一树梨花一树春

□吴玉琴

声里掺着甜。如今老屋不在了，梨树也不在了。可每见梨花，仍会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屋内昏黄的光，还有我们在树下嬉闹的笑声。我相信，梨花也替我们收藏着那些温柔的旧时光。

“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梨花是开在中国文脉里最清绝的花。她从南朝诗间绽放，一路盈盈走来，开到盛唐，开到宋韵；从长安开到洛下，开到北国之春的寻常庭院，开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心底。“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她开在白居易《长恨歌》的清丽意境里；“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她开在苏轼跌宕的豁达人生中；淡泊自守的陆游，不逐桃李繁华，独爱梨花的素洁清雅，“粉淡香清自一家”，写尽了它不染尘俗的高洁风骨。或许，这就是梨花的动人处——她患上得诗词歌赋的殿堂，也入得田间地头、柴门篱院，是春光里最不管不顾的一场盛放，也是岁月深处最暖的底色。

天色渐暗，西边的天际晕开一抹极淡、几近无痕的妃色。梨花的轮廓也随之柔和，似被微光勾勒出的一道纤细而虚幻的金边。静静地与她对视，才发觉心也能这般安然沉静；她千年如故的清姿，让我懂得自身的得失悲欢，原是如此渺小。

暮色轻垂，我缓缓走出梨园。一路上有风，有暗香，有隐约的诗意。心里仿佛被梨园的清冽之气洗涤了一番，空空的，又满满的。明日也许还会有许多琐事缠身，但只要想起年年春风起，年年梨花开，生活便仿佛有了依托。

金星

第1205期

浅香国画

汝萍作



■散文

我与老坑

□任安

2016年7月，我初到金昌。这座城市的花田与蜜瓜给我留下鲜活印象，但最让我心心念念的，是矿山公园。

那时我刚入职，从事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却连辖区内三大矿区的位置都没厘清。我误以为金川露天矿老坑下方的斜坡道能直通三矿区，后来龙首矿一位前辈笑着纠正：那其实是通往龙首矿的斜坡道。这份对“老伙计”的误解，成了我初到金昌的一桩小趣事。

2017年初，我写了一首金昌版的《成都》，信手写下“龙首废弃的老坑，倾听着我的愁”。没曾想，这句歌词让我与龙首老坑结下了特别的缘分，它成了我往后日子里最沉默的朋友。

十年间，我和好友结伴爬过矿山公园，也独自走过坑边台阶数十次。工作累了、心情糟了、酒醒需要平复时，只要走到老坑边，它就像一位老友安静地听我吐槽。把负面情绪交给它，再平和地面对身边人——这是老坑教会我的事。

矿上日子藏着不少趣事：我在坑边平台用全民K歌录过《少年锦时》，歌声伴着旷野的风；捡石头时偶遇澳大利亚来访者，用蹩脚英语聊了许久还合了影；深夜爬上老坑拍下金川夜色发抖音，让远方的人看见这座戈壁城市的璀璨。

从金川路穿过铁道，走到矿山公园标志处。广

场上陈列着一整套露天矿山核心设备：蒸汽机车、牙轮钻、巨型矿用卡车，还有那台太原机械厂生产的电铲。站在4立方米的铲斗下，才感受到人类改造自然的磅礴力量。可再壮观的机械，终究抵不过鲜花与湖水。设备成了展品，少有人驻足探究——这像极了那些内敛低调的学者，默默贡献却鲜为人知。

顺着龙首魂雕塑攀登台阶。夏秋清晨或傍晚，沿着松树环绕的台阶奔跑而上，是最畅快的体验。走到最高处十里矿山观景台，金川厂区与金昌市区尽收眼底，戈壁城市竟藏着这般生机。

龙首魂雕塑寓意金川的聚宝盆。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露天大爆破到90年代闭坑，脚下矿石炼出的镍、铜等产品，助力金川集团公司跻身世界500强，也让国家批准设立这座戈壁城市，造就了“紫金花城，浪漫金昌”的美誉。

无声的矿山，一如不喜张扬的金川人。他们把青春洒在这片贫瘠土地上，默默奉献。我们熟知新能源电池、航天军工离不开镍，却未必知道祖国的镍都就在北纬38度的这座小城。

十年时光，与老坑相伴，我读懂了“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真谛。这沉默的老坑、戈壁上的镍都，教会我的远不止眼前风景，更有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藏在旷野风里、老坑石间的感悟，将一直指引我前行。

■诗歌

花事纷纷

□李淑存

滔滔的诗意让祁连山的雪不再冷硬
春风一吹，就化了
奔涌着，欢唱着
重新开成金川河的浪花

碧波里的春潮，轻吟着大地的诗行
一个个春汛从词句的缝隙里渗出
连同被雪漂白的念想
在春天的呼吸里涨潮

蓄满隔年情愫的草木
在春光乍暖时
燃起一树树淡绿的火焰
纷纷扬扬的，是粉的、白的、紫的花朵

一千朵一万朵，盛放在春光里
唯有梨花，以雪为名
铺开最干净的盛大
无声，却压弯了整条巷陌

看花的人，如各色花儿簇拥着温暖的素白
汉族、藏族、回族、裕固族……
花影叠着花影，笑脸映着笑脸
把所有的冷冽都开成了暖意

清香绕着清香
从树梢漫到天际
漫过青瓦，漫过溪桥，漫进无数人的眼皮
漾起一汪沉醉人的清浅

躬身劳作的花儿们
用一身纯粹的爱滋养春天的芬芳
每一朵的坚守与担当
都繁华在民族成长的路途上

籽籽同心

□谢国民

春天未尽，芳菲四月
梨花正开，满园香气让人沉醉
石榴花也不甘落后
在乡间林荫，在农家果园，争相吐艳

乡亲们忙里忙外
又开始了了一年熟悉的劳作
犁杖翻开的大地
土腥味浓烈而亲切
在梨花、桃花、石榴花
百花交织的地方
留下乡亲们从清晨到傍晚
深深浅浅的脚印

把希望播进土里
等待漫长，却值得
一场小雨过后，庄稼绿了
麦苗开始疯长、抽穗，香梨挂满枝头
石榴籽粒饱满，紧紧相拥
当麦浪在阳光下翻滚时
各民族儿女围坐在一起
庆祝又一个丰收的年景